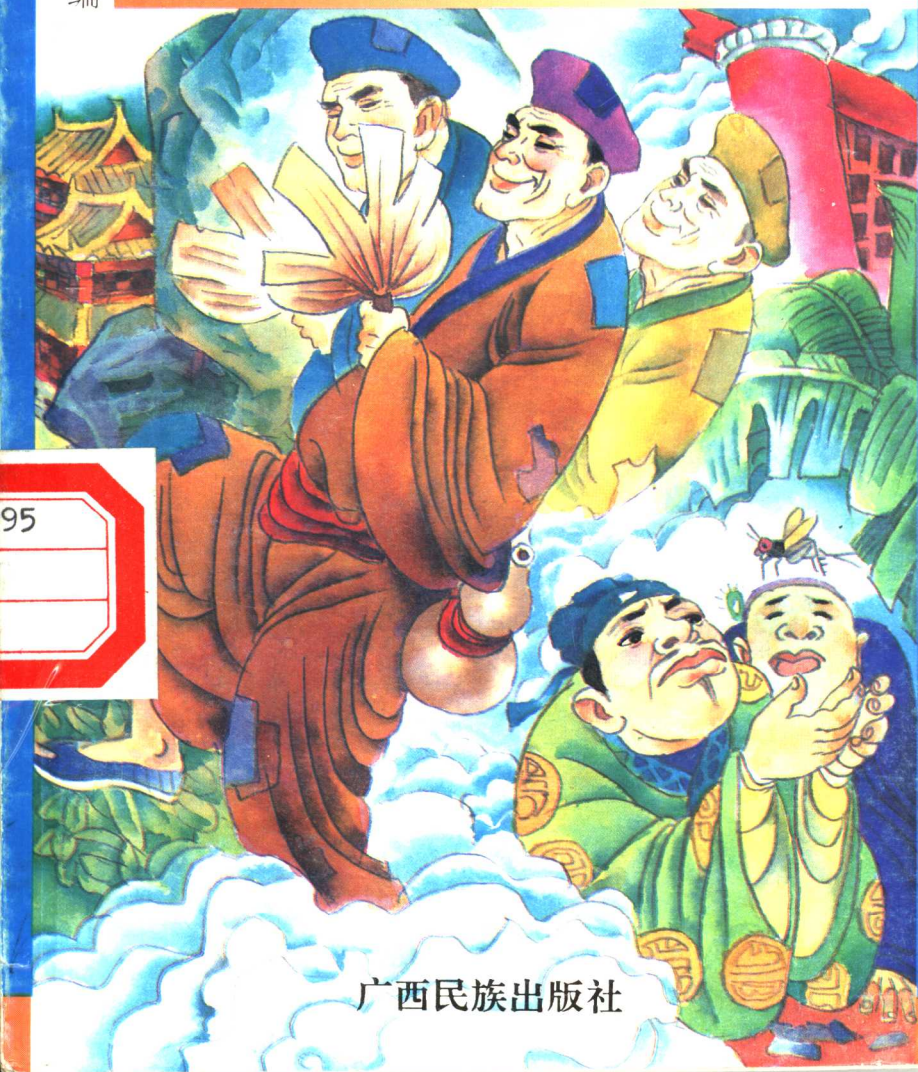


古代传奇丛书

谭欢笑
编

济公传奇



95

广西民族出版社

42.495

THX

●天下传奇系列

济公传奇

谭欢笑 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 02 号

天下传奇系列

济公传奇

谭欢笑 编

责任编辑 苏兰清

封面设计 卢仲坚

内文插图 关文武

技术设计 蓝剑风

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 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印 刷 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4 印张 80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册

ISBN 7-5363-3203-3/I·829 定价:(套)27.00(每册 4.50 元)

目 录

疯和尚耍笑捉飞贼.....	(1)
癫和尚治病赛名医.....	(6)
庆丰楼摆酒赚杀手	(12)
双罗汉免遭魔火劫	(17)
穷书生无端中恶计	(21)
见大鬼雷陈问恶盗	(27)
恶妖道自炼阴风剑	(31)
巧联佳句才惊三台	(36)
坐花轿妙计捉贼徒	(42)
退妖怪请道三清观	(47)
变石头巧使脱身	(52)
妖姬卖笑淫贼倾生	(58)
富公子贪淫遇淫魔	(62)
燃香引火妖道自焚	(67)
王太和财色不迷性	(73)
小英雄跟踪行刺客	(78)
妖道施法捉拿侠士	(83)

恶奴才勾贼害主人	(88)
狐仙动怒毒气伤人	(92)
妖道施法搦战官兵	(97)
两豪杰设计盗魂瓶	(103)
灵火焚怪白骨魔消	(108)
疯和尚观赌猜三宝	(114)
戏弄班头醉入相府	(119)

疯和尚耍笑捉飞贼

话说济公吃下九粒药，气绝身亡。柴头说：“道爷，你瞧死了没有？我说不叫你给他吃，你说死了你给低偿。”老道吓的惊慌失色，说：“无量佛，无量佛！怪哉，怪哉！”柴头说：“你也不用念无量佛。你给治死，我能给治活了。”尹士雄说：“柴头你怎么给治活呢？”柴头说：“杜头，你把酒都喝了罢，不用给这和和尚留着。”杜头说：“快喝。”这句话没说完，和尚一翻身爬起来说：“哪有酒？拿来我喝点。”柴头说：“你们瞧好了没有？”和尚翻身站起来说：“好老道，你给我要命丹吃，你别跑。”过去一把竟把老道脖领揪住。书中交代，这个老道乃是天台山上清宫东方太悦老仙翁的徒弟。在开化县北门外，有一座北兴观，庙里有一个老道叫陈玄亮，也是老仙翁的徒弟，陈玄亮也是修道的。这天陈玄亮在庙中一看，正北上有一股妖气冲天。陈玄亮一想：“我在这一方，岂能容妖魔作怪？我去找找妖精在那里。我把他除了，省得扰乱世界。”想罢带了宝剑，往正北一找，找到铁佛寺。一瞧，正是铁佛在那里口吐人言，说：“善男信女前来求药，吾佛在此搭救众生。每人给留下一吊钱，共成善举，可以修盖大殿。拿包药去，可保汝一家平安。”陈玄亮一瞧，这股妖气由铁佛像里出来。众烧香人传言说：本地臆症流行，一求佛爷就好。陈玄亮一想：

“这是妖精的灾，我何不把他斩了。”想罢，拉出宝剑，照定铁佛这股妖气一砍。焉想到由铁佛嘴里出来一股黑气，竟将陈玄亮喷倒在地，当时浑身紫肿，不能转动。早有人报与金眼佛姜天瑞。姜天瑞一想：“陈玄亮无缘无故来坏我的事，莫若我把他搭到后面来，将他结果了性命，剪草除根，省得萌芽复起。”想罢刚要派人去搭，有人来回禀说：“本处知县郑元龙来烧香，瞧见陈玄亮。老爷吩咐把老道带到衙门发落。”姜天瑞说：“也好，让知县带了去发落他罢。”郑老爷把陈玄亮带回衙门。知县平素知道老道是好人，一问陈玄亮怎么回事？老道也还醒过来。说：“铁佛寺乃是妖精作怪。我打算把妖精除了，没想到妖精道行大，把我喷了。我不定活得了活不了。”知县说：“你准知道是妖精？怎么办呢？”陈玄亮说：“只要把我师父请来，就可以把妖精捉住。”知县说：“也好。”立刻派人把老道抬回庙去。老道一想：“浑身疼痛难挨，请师父东方太悦老仙翁，恐其道路太远来不及。”这才派童子去到龙游县三清观去请大师兄马玄通。告诉两个童子：“叫你师大爷带着师爷的九转还魂丹，急速快来。”两个童子到龙游县，请了马玄通，够奔北兴观。走在半路上，遇见济公作歌，马玄通没瞧得起济公老道心说：“这个穷和尚，他也会说这修道的話。”见和尚一病不能走，老道是一番好心，把九转还魂丹都给和尚吃了。和尚倒死了，柴头把济公诳起来。和尚一揪老道，尹士雄说：“师父，方才多亏这位道爷给你药吃，你才好了。”和尚这才撒手说：“这位道爷给我药吃？”老道说：“不错，和尚贵宝刹在哪里？”和尚说：“西湖灵隐寺，上一字道，下一字济，讹言传说济颠就是我，马道爷贵姓呀？”老道

说：“你知道我姓马，还问我贵姓？”和尚说：“你上哪去？”老道说：“开化县北兴观。”和尚说：“我也上北兴观。一同走罢。”老道说：“好。”和尚说：“我听说你们老道会驾趁脚风。你带着我走两步行不行。”老道说：“行，你闭上眼，可别睁开。”和尚就把眼一闭，老道一架和尚的胳膊，只听耳轮中呼呼风响，走在路上，和尚一睁眼说：“了不得了，漏了风了，道爷你站站罢。”老道惦念着师弟，赶路要紧。也不管和尚落下，架着趁脚风，直奔开化县。刚来到北兴观庙门口，老道一瞧，门口有一人躲着睡觉。老道近前一看，是济公和尚，一翻身起来，说：“才来呀。”老道说：“我驾着趁脚风没歇着呀。”老道心中暗想：“怪道这个和尚有些来历。怎么他倒先来了？”和尚说：“道爷，你走后，我出恭来着，把你的九粒丸药都拉出来，你瞧瞧，还给你罢。”老道一瞧，药还是原来一样，并没改了颜色，自己暗想“好怪”，把药接过来，放在腰中，这才叩打庙门。时候不多，出来一个小道童，把门一开说：“师大爷来了。我两个师兄呢？”马玄通说：“他两个在后面走着就来。和尚请里面坐。”济公跟着进去，一瞧，这庙中正北是大殿。东西各有配房三间，小道童一打东配房鹤轩的帘子，老道同和尚进来。屋中是两暗一明，正当中有张八仙桌，两旁有椅子，靠东墙有一张床，床上躺着陈玄亮，正是陈玄亮在那里哼声不止。一见马玄通，说：“师兄来了，这位和尚是谁。”马玄通说：“这是灵隐寺济公。”陈玄亮说：“师兄可把九转还魂丹带来了？我被妖精喷了。”马玄通说：“我带了九粒丸药，都给这位和尚吃了。他可又拉出来。”陈玄亮说：“好脏。”马玄通说：“你瞧颜色可没变。”陈玄亮说：“我不吃。”和尚说，

“我这里有药，叫伸腿瞪眼丸，你吃点，一伸腿一睁眼就好。”和尚掏出一块来，给了陈玄亮吃下去。工夫不大，就听肚子里咕噜咕噜一响，要走动。陈玄亮叫道童搀着出去，走动了两次。立刻浑身肿消疼止，复旧如初。陈玄亮说：“好药，好药。真是好药，多蒙圣僧搭救弟子，实深感激。”立刻向济公行礼。连马玄通都给和尚道谢。和尚说：“这倒不要紧，你这屋里有味，熏鼻子。”陈玄亮说：“什么味呀？”和尚说：“有贼味。”两个老道一听这话，都觉诧异，书中交代，这屋里床底下真有两个贼人，在这里藏着，两个老道可不知道。皆因开化县知县郑元龙由铁佛寺庙里，把陈玄亮带到衙门去。金眼佛姜天瑞只打算是知县把老道带到衙门去。说他搅闹庙场，把老道治罪。焉想到老爷派人把老道抬回庙去。早有人得了信，告诉姜天瑞。姜天瑞一想，知道陈玄亮的师父是天台山清宫东方太悦老仙翁。姜天瑞怕陈玄亮捉妖没捉成，必然要请他师父前来捉妖，坏了我庙中的大事。莫若我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想罢，姜天瑞叫两个朋友来。一个叫铜头罗汉项永，一个叫乌云豹陈清。这两个人都是绿林中的江洋大盗，在姜天瑞庙里住着；姜天瑞今天把这两个人叫来说：“二位贤弟，我有一件事，求你二位辛苦一趟。”项永、陈清说：“兄长何出此言，有用我等之处，万死不辞。”姜天瑞说：“你二人带上钢刀，晚间够奔北兴观去，把老道陈玄亮杀了。人头给我带来。”项永、陈清点头答应，说：“这有何难。”候至天有掌灯之时，二人收拾好了，带上钢刀，出了铁佛寺。施展陆地飞腾，来到北兴观。跳墙进去，暗中探访，见陈玄亮出去，二人进了屋子，在床下一藏。打算等老道睡了，晚

上行刺。焉想到马玄通同济公来了。济公一说有贼味，项永低声就问陈清说：“你身上有味么？”陈清说：“没有。”济公在外面答了话说：“你两个人没人味了，滚出来罢。”项永、陈清实藏不住了，由床下往外一窜，伸手拉刀，把两个老道吓了一跳。

癲和尚治病赛名医

话说济公长老在西湖见一个人方要上吊，按灵光一算，早知个中情由，原来那人姓董名士宏，原籍浙江钱塘县人，为人事母至孝。父早丧，母秦氏。娶妻杜氏早死，留下一女名玉姐，甚伶俐。董士宏金匠手艺，他女儿八岁时，秦氏老太太染病不起，董士宏小心进汤医。家贫无力赡养老母，把女儿玉姐典在顾进士家作使女，十年回赎，典银五十两，给老太太养病。老母因看不见孙女，问：“我孙女哪里去了？”董士宏说：“上他外祖那里去了。”老太太病重，一连七日不起，竟自呜乎哀哉。他就把家中银两尽力葬母之后，自己到镇江府忍耐时光。十载光景，好容易积凑了六十两纹银，想把女儿赎出来，另找婆家。在路上无话。这一日到了临安，住在钱塘门外悦来店中。带了银两，明日到了百家巷。一问顾宅进士，左右邻居都说：“顾老爷升了外任，不知在哪儿做官。”

董士宏一听，如站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断缆崩舟，自己各处访问，并不知顾大人住在哪里，也不知女儿下落。到了钱塘门外，在天竺街酒店吃了几杯闷酒，不知不觉，醉入梦乡。出了酒店想要回寓，不觉失错了道路。及至酒醒，身边一摸，银子也丢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无奈走至树林，越想越无滋味。想：“女儿也不能见面了，自己不如一死，以了此生之孽冤。”想罢，来至树林，把腰中丝绦解下来，拴上一

个套儿，想要自缢身死。忽然对面来了一个和尚，口中说：“死了死了，已死就了。死了倒比活的好！我要上吊。”解下丝绦，就要往树上拴。董士宏一听，猛吃一惊，抬头一看，只见那僧人长的甚为不堪。怎见得？有诗为证：

脸不洗，头不剃，醉眼也斜睁又闭。若痴
若傻若颠狂，到处谈谐好耍戏。破僧衣，不趁
体，上下窟窿钱串记，丝绦七断与八结，大小
鞦韆接又续。破僧鞋，只剩底，精光两腿双胫
赤，涉水登山如平地，乾坤四海任逍遥。经不
谈，禅不理，吃酒开荤好谈戏，警愚劝善度群
迷，专管人间不平气。

董士宏看罢，只听和尚说：“我要上吊了！”就要把绳子往颈里套。董士宏连忙过去，说：“和尚，你为什么要寻短见？”济公说：“我师父同我化了三年之久善缘，日积月累，好容易凑了五两银子。我奉了师父之命，派我买两身僧衣僧帽，我最好喝酒，在酒馆之中，因为多贪了两杯酒，不知不觉，酩酊大醉，把五两银子丢了！我有心回庙见我师父，又怕老和尚生气。我自己越思越气，无路生活世上，故来此上吊。”董士宏一听这话，说：“和尚，你为了五两银子，也不至于死。我囊内尚有散碎银子五六两，我亦是遇难之人，留了也无用。来罢，我周济你五六两银子罢。”伸手掏出一包递给和尚。和尚接在手中哈哈大笑，说：“你这银子，可不如我银子那样好。又碎又有成色潮点。”董士宏一听，心中不悦。暗想：“我白施舍给你银子，你还嫌不好。”自己说：“和尚，你对付着使用去吧。”和尚答应一声，说：“我走了。”董士宏说：“这个和尚真真不知人情世务。我白送给他银子，他还说不好。临

走连我姓没问，也不知谢我，真正是无知之辈。唉，反正是死。”正在气恼，只见和尚从那边又回来，说：“我和尚一见了银子全忘了，也没问恩公贵姓？因何在此？”董士宏把自己丢银子之故，说了一遍。和尚说：“你也是丢了银子啦，父女不能见面。你死罢！我走啦。”董士宏一听，说：“这个和尚太不知世务，连话都不会说。”见和尚走了五六步又回来说：“董士宏，你是真死假死呢？”董士宏说：“我是真死。怎么样？”和尚说：“你要是真死，我想你作一个整人情吧。你身上穿的这身衣服，也值五六两银子。你死了，也是叫狼吃狗咬，白白的糟蹋。你脱下来送给我吧。落一个净光来净光去，岂不甚好？”董士宏一听此言，气得浑身发抖。说：“好个和尚，你真懂交情！我同你萍水之交，送你几两银子，我反烧纸引了鬼来。”和尚拍手大笑说：“善哉善哉，你不要着急。我且问你，你银子丢失，你就寻死。五六十两银子也算不了什么。我代你去把女儿找着，叫你父女相会，骨肉团圆好不好？”董士宏说：“和尚，我把赎女儿的银子已丢了，就是把女儿找着，无银赎身，也不行。”和尚说：“好，我自有道理，你同我走吧。”董士宏说：“和尚，宝刹在哪里参修？贵上下怎么称呼？”济公说：“我在西湖飞来峰灵隐寺。我名道济，人皆叫我济颠僧。”董士宏见和尚说话不俗，自己把丝绦解下，说：“师父你说上哪儿去？”济公说：“走。”转身带了董士宏往前走，和尚口唱山歌：

走走走，游游游，无是无非度春秋。今日
方知出家好，始悔当年作马牛。想恩爱，俱是
梦幻。说妻子，均是魔头。怎如我赤手单瓢，怎
如我过府穿州，怎如我潇潇洒洒，怎如我荡荡

悠悠，终日快活无人管，也没烦恼也没忧。烂麻鞋踏平川，破衲头赛缎绸。我也会唱也会歌，我也会刚也会柔。身外别有天合地，何妨世上要髑髅。天不管，地不休，快快活活做王侯。有朝困倦打一盹，醒来世事一笔勾。

话说和尚同了董士宏往前走。进了钱塘门。到了一条巷内。告诉董士宏说：“你在这里站着。少时有人问你生辰年岁，你可就说。你可别走，我今日定叫你父女见面，骨肉相逢。”董士宏答应说：“圣僧慈悲慈悲。”和尚抬首一看，见路北有一座大门，门内站着几十个家人，门上悬牌挂匾，知道是个仕宦人家。自己迈步上了台阶，说：“辛苦众位，贵宅姓赵么？”那些家人一瞧，是个穷和尚，说：“不错，我们这主人姓赵。你作什么？”和尚说：“我听人说，贵宅老太太病体沉重，恐怕要死。我特意前来见见你家主人，给老太太治病。”那些家人一听和尚之言，说：“和尚，你来得不巧。不错，我家老太太因我家小主人病重，心疼孙子，急上病来，请了多少先生皆没见好。我家主人赵文会，最孝母，见老太太病重，立时托人请精明医家。有一苏员外，字北山。他家也是老太太病了，请一位先生绰号赛叔和，姓李名怀春。此人精通岐黄之术，我家主人方才上苏宅请先生未回来。”正说着，从那面来了一群骑马之人。为首三个人，头一匹白马上人，五官清秀，年约三旬，头戴四楞巾，上安片玉，绣带双飘，身披宝蓝缎逍遥员外氅，上绣百蝠百蝶，足登青缎宫靴。面皮微白，海下无须。此人就是赛叔和李怀春。第二位是双叶宝蓝缎逍遥员外巾，三蓝绣花，迎面簪美玉，安明珠。身穿蓝缎逍遥氅，足下青缎宫靴。面如古月，慈眉善目，三绺长髯，飘洒

胸前。这就是苏北山。第三位也是富翁员外打扮。白面长髯，五官清秀。和尚看完，过去阻住马说：“三位慢走，我和尚守候多时了。”赵文会在后面，一见疯和尚截住去路，说：“和尚，我等有急事，请先生给老母治病。化缘改日来，今日不行。”和尚说：“我并非化缘，我今日听说府上老太太病势沉重，我是许下心愿，那里有人害病，我就去给调治。今日我是特意来给治病。”赵文会说：“我这里请来先生，乃当代名医。你去吧，不用你。”和尚一听，回头看了李怀春一眼，说：“先生，你既是名医，我领教你一味药材治什么病。”李先生说：“和尚，你说什么药？”济公说：“新出笼热馒头，治什么病呀？”李先生说：“本草上没有，不知。”和尚哈哈大笑，说：“你连要紧的事均不知道，还敢自称名医。新出笼热馒头治饿，对不对？你不行，我同你至赵宅帮个忙儿吧。”李怀春说：“好。和尚，你就跟我来。”赵文会、苏北山也不好拦住，只好同着和尚进了大门，来在老太太住的上房之内落坐。家人献上茶来。李先生先给老太太看看脉，道：“是痰瘀上行，非把这口痰治上来不能好。老太太上了年岁之人，气血两亏，不能用药。赵员外另请高明罢。”赵文会说：“先生，我又不在医道之内，我知道哪里有高明之人？你可荐一人。”李先生说：“咱们这临安，就是我合汤万方二人。他治得了的病，我也能治；他治不了的病，我也不行。我二人都是一样能为。”正说到这里，济公答说：“你等不要着急，我先给老太太看看如何？”赵文会本是孝子，一听和尚之言，说：“好。你来看看。”李怀春也要看看和尚能为。济公来至老太太近前，先用手向头上拍了两掌，说：“老太太死不了啦，脑袋还硬着呢。”李怀春说：“和尚，你说的什么话？”济公说：“好，我把这口痰叫

出来就好了。”说着，走到了老太太跟前，说：“痰啦痰啦，你快出来吧！老太太要堵死了。”李先生暗笑说：“这不是外行吗？”只见老太太咳出一口痰来。济公伸手掏出一块药说：“拿一碗阴阳水。”家人把水取来。赵文会一看说：“和尚，你那药叫何名？可能治我母亲之病吗？”济公大笑，手托那块药说：“此药随身用不完，并非丸散与膏丹，人间杂症他全治，八宝伸腿瞪眼丸。”济公说罢，把药放在碗内说：“老太太因急所得，一口痰痰上涌，立刻昏迷不醒，你等给她好好扶养，吃了我这药，立见功效。”赵文会一听，知道和尚有些来历，说的原因真对，忙说：“圣僧，你老人家慈悲吧！我母因疼孙子，急的这场病。我有一小儿方六岁，得了一宗冤孽之症，昏迷不醒。我母一急，把痰急上了。师父要治好我母病，再求给小儿治治。”和尚叫他把药灌下去，老太太立刻痊愈。赵文会过来给老太太请安，复给和尚磕头，求和尚给他儿治病。济公说：“要给你儿治也不难，须依我一件事，方能治好。”赵文会问哪一件事。济公不慌不忙，说出这件事来，叫董士宏父女相会，赵文会全家病好。

庆丰楼摆酒赚杀手

话说余得水正说便宜话，和尚赶到说：“朋友你这腿怎么了呢？”李三德说：“人面疮。”和尚说：“你愿意好，不愿意好？”李三德说：“为什么不愿意好？”和尚说：“就怕疮。”和尚说：“你愿意好，不愿意好？”李三德说：“为什么不愿意好？”和尚说：“就怕好不了。”余得水说：“和尚你这不是废话？你要能给治好了，花三吊四吊药钱我给。”和尚说：“你准备给吗？”余得水说：“只要治好了，我就给。”和尚说：“你也不用给三吊四吊，你给两吊钱，我就给他治好了。你可得拿一张纸，把你铺子的字号水印按上，你拿笔我开几样药，到铺子取药去。”余得水一想，“这样的恶症，焉能说好就好。”立即就拿了一张纸，打了水印，交给和尚。和尚写了半天，谁也没瞧见和尚写的什么。和尚写完了说：“我要给他治好了，你可给两吊钱。”余得水说：“我给。”和尚嚼了一块药，给李三德糊在疮口上，当时就见烂肉脓血往外流。和尚用手一摸疮口，和尚口念：“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赫！好了罢。”立刻疮口平了，复旧如初。李三德站起来了，众瞧热闹了齐说道：“真是活神仙也，灵丹妙药。”和尚说：“余掌柜你给两吊钱罢。”余得水也愣了，他本是说便宜话，不打算真给钱，说：“得了，大师傅你真跟我要钱？”和尚说：“你不给钱，我这里有一张字，有你的水印。”和尚拿出来一念，上面写的是：